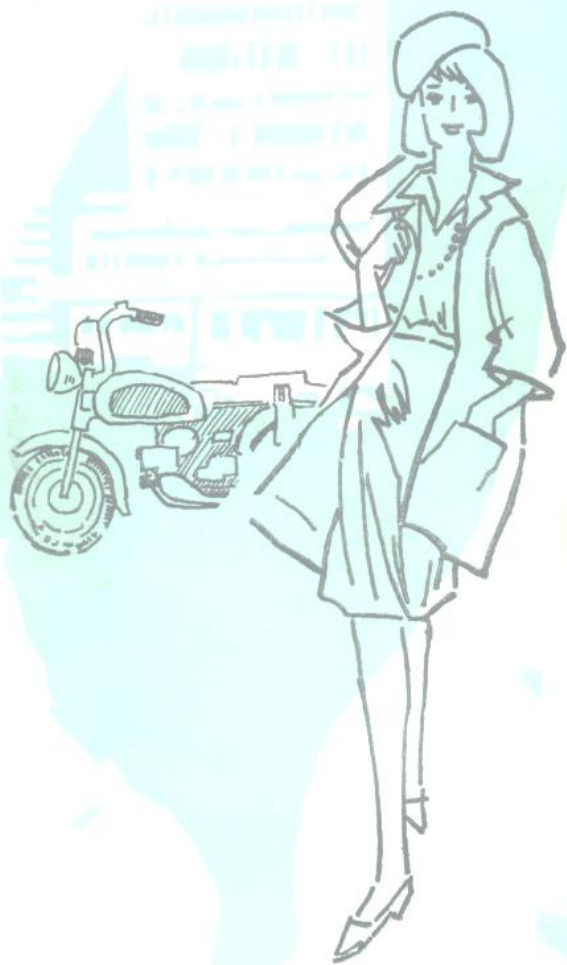


巴陵著

台湾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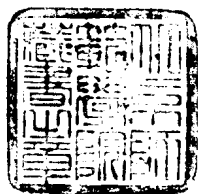
台湾百态

巴陵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2548



1132548

台 湾 百 态
巴 陵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3/8 插页2 字数120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 000

ISBN7-5306-0014-1/I·13

定价1.20元

序

最纯洁的颜色莫过于空白。

最美好的声音莫过于寂静。

有人说：“沉默是金”。但我不是金，我是土。生于林下，长于林下，满身都是草叶的芬芳。草叶的芬芳未必是巴黎香水的芬芳，只有生于林下，长于林下，浑身是土的人，才会不觉得它讨厌。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泥土，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泥土。

真理也是植根于泥土。大家所看到的真理只是横横竖竖的两个字，而字是会褪色、会模糊的。

鼓噪容易使人厌倦。鼓噪的人厌倦，被鼓噪的人更厌倦。但真理愈辩愈明，所以有时候不喜欢鼓噪的人也鼓噪。

从前的台湾人老打灯笼找寻真理，找了几百年还不知真理在哪里？找不到真理就唱“哭哭调”，有时唱腻了唱累了反而莫名其妙的笑。高歌当哭！“亚西亚的孤儿”啊！

洋人说：台湾是美丽之岛——福尔摩沙。台湾是不是

美丽之岛，只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知道。台湾的泥土培养过我，台湾的雨露滋润过我，我的心中不能没有台湾。

我们的祖先飘洋过海到台湾，胼手胝足辛勤垦拓，虽然满目草莱莽榛，却是一块净土和乐土。然后，外国人垂涎它，霸占它，并且凌辱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不断地抵抗，不断地挣扎，然后渐渐累了，连唱悲歌都没力气。于是嗅不到泥土的芬芳了，所有的花香鸟语都成了往事只能回味的美丽记忆。酒色财气，缤纷迷离地戴上了真理的桂冠，只有傻瓜才不向它膜拜。

要生活就得上场比划，生活不仅仅是登上擂台，而俨然置身于罗马竞技场中，没有倒下去的人，抽身局外，蓦然另有一种心境。

在台湾生活久了，曾经深爱过它，也曾经憎恨过它，而今不问是爱是恨，总无法不怀念它，不是浅浅的怀念，而是深深的怀念。

百态不一定就是事态，也不一定就是心态，醉眼迷离时，雾里看花，未必真是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绝非梦魇。

但愿烟消云散后，天朗气清时，台湾仍是一块美丽的乐土。如是，让沉默的人归于沉默。

作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	1
记者证.....	1
小 曼.....	5
碎梦——逸失的新古典.....	9
凜冰？风月？.....	12
发容春秋.....	14
无关水门事件.....	20
太极之爱.....	23
遗传学的处女地.....	31
昭君出塞.....	34
筹组男秘书协会.....	39
丁冬改行做生意.....	42
未来派经济学家.....	45
在动物园建超级饭店.....	49
声相家的连锁事业.....	52
月下老人公司.....	56
格林威治别庄.....	60

双溪公园“打电话”	65
节约饮料的原因	67
打官司的乐趣	69
草纸震击	71
无处品茗	75
工厂上山的好处	78
鸟 计	81
我的袖里有乾坤	85
送红包新法	89
一段人杰	93
缠人的“小尖叫”	97
验明正身	100
破碎的小心灵	103
模特儿	105
别怕！杜德	107
商场传真	111
企业新贵	115
不等边三角形	119
小鱼吃小鱼	121
也算超级	123
脸色骤变	125
雇主的烦恼	127
好吃窝边草	129
惜墨如金的制造商	131

屋顶上的新天地	133
一用即弃的手帕	137
原稿供应中心	139
专搞展览的展览公司	142
开放心灵的俱乐部	145
制药界何以纷纷改行	148
医生难为	153
残汤还位	157
敲不响的金饭碗	159
跌涨花招	166
三头马车	168
骑单车的董事长	170
高楼怨妇	172
何日君再来	174
企业家下乡	177
老板耍赖	179
应酬、应酬	181
概不退还	184
庙堂企业	186
阔妇相率寻乐	188
搔首弄姿的代价	190
平分秋色	192
柔情剑胆的行业	194

记 者 证

平生一大恨，是晚上过了十点钟以后的电话骚扰。暑季里，偏偏碰到了三次这种极不愉快的憾事。

第一次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的叶小弟。他在电话里劈头就问我：

“现在的记者证，会不会很贵呢？”

我问他：“你要记者证干什么？”

“我家住在新庄，每天都要横跨新店溪上的大桥。”

“你进城是为了采访新闻吗？”

“不是，我刚刚在计程车行找到一份差事。我是计程车司机。”

“有驾驶执照和行车执照不就得了吗？”

“这个我懂，可是巴老大，你知道，我们开车过桥得缴买路钱呀！”

“你以为有了记者证就可以赖帐？”

“难道你真的消息这么不灵通？”

“除非你是跑交通新闻的记者，不然你就没有理由要求这么多的优惠。”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假如有人用杂志社的记者证可以派司过去，哼！有种的话，你就封笔改行，怎么样？”

“嘿嘿！对不起，这档子事儿还是待我去经验经验再说吧！再见！”

我赶紧把电话挂断。

第二次，也是超过了礼貌时间才打来。我正在打坐，家人对我说那电话很急，希望我能破例接听。打电话的人是我亲戚的朋友的亲戚的儿子。

“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对不起，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说吧！我正在休息哩！”

“是的，非常抱歉，因为我知道只有您，才能够给我一个正确的指示，我的意思是说，我实在好想当记者。”

“很好，我想你一定是个有正义感的好青年。”

“哪里，您过奖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方才嘛，我在同学家里，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当记者的机会，所以才打扰了您，想向您请教这方面的事。”

“老弟啊！你碰到什么困难吗？”

“是这样的，是不是有了记者证，就可以采访新闻？”

“你想采访什么样的新闻？是公共关系那一类的呢？还是独家报导？”

“这……。”

“如果你只想在一大堆人闹哄哄的酒会上，捧一堆主人预备好的油印资料就满足，那记者证又要干什么？”

“采访新闻有那么轻松的呀！”

“如果你想追根究底，拨云见日，写出客观忠实的报导来，那么，老弟呀！你的记者证不但是一种累赘，实际上往往适足以坏事。信不信由你，那些常常亮派司的记者，才是最蹩脚的记者。不上路！”

“啊！真是这样吗？糟糕，我已经把钱交出去了呢！”

“交什么钱？”

“他们说，一张记者证五千元，并不算贵。”

“唉，可怜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

第三次违规电话，是我表哥打来的。

“表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我聊天。”

“不错，以前找你，都是为聊天，这次完全不同，表弟，我是真有急事找你。”表哥在电话那端细声细气的说：

“你的记者证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

我先不表明底细，不然无法搞清楚我这位宝贝表哥到底想要些什么花样。

“表哥，你怎么想到我会有这玩艺儿？还有，你要它做什么？”

“放心，你表哥伤天害理的事是做不出来的。我当然

不可能去犯法。”

“这我晓得，事实上凭一张记者证也不可能胡来，但你总有个借口啊！”

“坦白告诉你吧，还不都是为了你表嫂。”

“表嫂出了什么事？”

“你镇静点。你表嫂还能出什么事！事情是这样的，你表嫂不是很喜欢打牌吗？我退休以后，在家的时间多了，她总不能老往外跑呀！换一句话说，她只好牺牲打牌的习惯了。戒牌之后，她的兴趣开始转移，又回到电视机前，专心欣赏电视节目……。”

“表哥，我还得给一家杂志赶一篇稿子呢，你简单扼要一点好不好？”

“你表嫂最迷的，就是现场节目，有歌星，有猜奖，她说，到节目现场去当来宾，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每次她坐在观众席上，总问我：‘你觉得我怎样？’不瞒你说，表弟啊，你表嫂似乎比从前打牌的日子焕发多了。”

“表哥啊！你……。”

“听我说。你知道，现场票子是有限的，每次向电视公司要票，总得找关系托人情，麻烦人家太多了，不好意思，所以我才想到，你这儿可能有记者证，拿记者证到电视公司去要票，应该没有问题吧！”

碰到这样的老天真，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以为，每一个记者都是万事通。要是我真有记者证，我会叫他到那些跑电视的记者老友面前，去让他们吃吃我这宝贝表哥的老豆腐。

小 曼

在南下的葛光号车上，无意中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小曼。她是我同事的小女儿。

“嗨！小曼，你什么时候当的飞快车小姐？”

“一年前。巴叔叔，你好像比以前年轻哩！”

“你爸退休后，寂寞吗？”

“怎么会，他有许多干女儿。”

“真福气。哪一天我应该去看看他。”

“我爸很少在家。”

“忙些什么呢？”

“旅行，观光。”

“观光旅行总该有个伴儿。”

“巴叔叔，原来你不知道呀，我爸又结婚了哩！”

“真的啊！你妈不是刚过……。”太不谨慎，丧母是不幸的事，我怎么可以这样口没遮栏呢。

“是呀！不过没关系，我妈生前也是个很开通的人。”

“小曼，坐下谈谈吧，这位子是空着的。”

“不用了，巴叔叔，这位子是我干爹的。”

“你干爹？哦，那我认识，是不是赵局长？”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小曼低下头来把嘴凑近我的耳朵轻轻说：“这位是编号第七的干爹，我私底下都管他叫NO.007。哦，他来了。”

小曼像只轻巧的燕子，向他的NO.007干爹飞了过去。

“干爹，我等你好久了，怎么到现在才来，都快开车了。”

“呵呵呵，我还没来，车子能开吗？”

“唉呀干爹，你声音小一点好不好，人家都在注意你呢！”

“这一些人，这车厢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嫉妒我。因为他们没有这样漂亮可爱的干女儿。”

“对啦！我该去招呼招呼别的客人。不然人家真要有意见了。”

“放心好啦！小曼，谁都奈何你不得。”

“干爹，我来介绍一位朋友给你。”小曼指着我。

“这位是巴陵先生，我爸以前的同事。巴叔叔，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爹。你们谈谈吧！”

小曼硬是把她的干爹按坐下去。她要去服侍别的乘客。

“贵姓？”

“李！”

“在哪儿得意？”

“台北！”

“抽根烟吧，李先生在生干女儿的气呢！”

“哪里，这是不可能的，你贵姓？”

“我叫巴陵啊！”

“噢！”

“小曼又来了。”

“噢！”

“干爹，别闷着气儿，回头我请你吃早餐。”

“你有多少钱？你还没发薪水嘛。”

“干爹，你别叫我下不了台好不好？”

“小曼，空位子这么多是留给哪些家伙的？”

一个高大的汉子走进这一节车厢。

“嗨！干爹，好久没见了，你到哪里呀？”小曼喊他。

“我去中兴新村。”

“都快到新竹了，你是哪儿上的车？”

“当然是台北。我从第一节车厢一路找下来。”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车上服务？我们两年没见了呀，干爹。”

“就是说嘛！我还以为你仍在公路局。”

“对啦！我来给你介绍新朋友。”小曼指我身旁的“〇〇七”。“这位也是我的干爹。”

“噢！”

小曼转向“〇〇七”，反指新来的大汉说：“他也是我的好干爹。”

我趁隙脱身离开他们。我想不透我为什么会这样紧

张。躲到餐车不久，小曼匆匆过来。我以为是追过来看我，结果却是为了一个闷闷不乐的青年。

“干哥，你干嘛在这儿赌气呀！真是的，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碎梦——逸失的新古典

你能为三十五岁到四十岁或者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这一层次的台湾兄哥们勾勒一下爱情生活的经验吗？自然，我们本来是应该把话题涵盖到另一方面的——涵盖到当年同一层次的台湾姑娘。可是你要晓得，这种尝试是必须相当谨慎的；这也正是何以同一层次的台湾女人，仍然常有西楼望月不能圆的幽怨的原因了。

男女两性之间初露平等曙光的时候，对于许多可思议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容忍与突破都是同等重要的。尤其是四十五岁左右的台湾阿郎，如果现在重温爱情旧梦，或仍将悸颤不能自己。悸颤不能自己？悸颤什么？当“自由恋爱”的名词刚刚开始被谨慎的使用之后，不少勇于冒险的年轻人便“安份”不下来了。他们一心一意要把那句口头禅变成真实的东西；要将神秘变成不再神秘，要经验自由恋爱的权利。

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在发生的时间上势必继续往前推移，那是三十年前新旧思潮相互冲激得最剧烈